

试论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属性和定位

——兼论我军院校体系类型结构

赵 俭, 黄明明, 崔 灿

(陆军工程大学 军事教育研究与教师发展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14)

摘要:“高等教育院校”是我军院校调整改革中的一种新的院校类型,是新时代我军院校体系重构重塑的重大创新发展。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属性和定位,由其人才培养所面向部队的“岗位域”所决定,必须置于我军转型建设与整体改革的全局下来理解把握。落实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新内涵、新定位,既要加强理论研究,又要加强实践探索。

关键词:高等教育院校;院校类型;办学定位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8)04-0011-04

On the Attributes and Position of Military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es and the Type Structure of Chinese Military Academy System

ZHAO Jian, HUANG Ming-ming, CUI Can

(*Milit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Center,
PLA Arm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is a new type of academy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military academies and a maj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system in the new era. The attributes and position of the military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are determined by the “post domain” of the troops talents are trained for, and must be placed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our army’s transformation and overall reform. To implement the new connotation and new orientation of military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e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should be enforced.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academy type; school-running orientation

这次我军院校体系结构调整改革,明确将院校分为高等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两大类。高等教育院校主要承担生长军官学历教育和初级任职培训任务;任职教育院校主要承担军官任职培训任务,区分为初、中、高三级。其中,“高等教育院校”是我军院校调整改革中的一种新的院校类型名称,教育属性有了新内涵、职能定位有了

变化、任务目标有了新拓展,是新时代我军院校体系重构重塑的重大创新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新内涵、新定位,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军事教育思想,深刻理解我军院校体系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努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院校,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深刻领悟院校体系调整改革的时代意蕴

习近平深刻指出,要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院校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1]。这次我军院校体系调整改革,反映了当今战争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军事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与军队转型建设与改革整体联动的,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实践依据。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军对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规模结构与力量编成、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进行了革命性变革。院校改革既要坚决贯彻军队整体改革的总原则总要求,又要主动适应军队整体改革带来的新情况新变化。

“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来说,社会分工对高校培养人才类型的要求是高等学校类型划分、定位的最终依据”^[2]。不同类型院校培养的人才,所适合的社会职业分工或岗位,有其特定的类型、层次、范围。借用数学上“集合”或“域”的概念,这些特定的社会职业分工或岗位的“集合”可称为“岗位域”。如此,院校体系类型结构应体现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及其所面向的“岗位域”,直接源于军队规模结构与力量编成的调整改革。其内在逻辑是: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变化→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队人力资源系统中的“岗位域”发生变化→军队院校人才培养类型结构需要调整→重新划分军队院校的类型→重构重塑院校体系和功能布局。

随着我军规模结构与力量编成改革的全面落地,部队实行“军一旅一营”体制,旅成为基本作战单位,营成为基本作战单元。军事人才的任职岗位需求,可按照体系作战、单元作战和要素作战划分为三个“岗位域”。与之相匹配,军队院校人才培养所面向的岗位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依托中高级任职教育院校,培养合同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人才和参谋人才;第二层次,主要依托高等教育院校,培养单元作战兵种指挥人才与战役战术保障人才;第三层次,主要依托初级任职教育院校,对初级军官、士官、招录的大学生进行初级岗位专业技能培训。

二、准确把握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本质属性

“在高等教育结构与体系研究中,如何划分高等学校类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一个高等学校定位与发展不能不解决的问题”^[3]。军队高等教育院校大多由原来的“军队学历教育院校”和“初级任职教育院校”调整转变而来,对其新内涵新定位的理解把握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既要符合新的院校类型划分的逻辑规则,又要符合人们的现实感知和认同。

1. 从教育属性来看。普通高等教育以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教育为重要标志。但是,现在的军队高等教育院校不同于原来的“军队学历教育院校”,而是原来“4+1”(“学历教育”+“初级任职教育”)组训方式的综合体,融合式培养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适应初级任职岗位需要的生长军官。因而,与原来的“军队学历教育院校”相比较,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

2. 从主体任务来看。军队高等教育院校主要完成生长军官学历教育和初级任职培训任务,这里的生长军官初级任职培训是指军官任命前的首次任职培训,而不是军官任命后的任职教育。事实上,目前部分军队高等教育院校还承担着其它类型层次的任职培训任务,但主体任务仍是生长军官学历教育和初级任职培训。

3. 从学科专业来看。长期以来,我军院校按照专业技术与军兵种指挥分类建设,似乎专业技术院校更能体现高等教育院校的性质,而军兵种指挥院校通常划归任职教育院校范畴。军队高等教育院校名称有的以专业技术命名(如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有的以军兵种命名(如步兵、炮兵防空兵、装甲兵等)。实际上,学科专业是院校为培养专门人材而提供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训练平台,普通高等教育设置了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和军事学等13个学科门类,不同类型层次的人才培养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配量不同。当今时代,军队高等教育越来越强调培养懂技术、能指挥、会管理的新型军事人才。因而,专业技术与军兵种指挥不能作为划分高等教育院校和任职教育院校的依据。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

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4]。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教育具有高等教育与军事职业教育的一般属性,其区别于地方普通高校和军队其他类型层次院校的本质属性,是由其人才培养类型层次所面向部队的、特定的“岗位域”所规定的。即,军队高等教育院校是主要承担各军兵种各类生长军官培训任务,培养能够胜任单元作战岗位要求的指挥人才与战役战术保障人才的军队院校。其基本属性或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1)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青年学生和部队士兵;(2)院校名称依据学科属性或兵种(专业)来命名;(3)主要完成生长军官学历教育及首次任职培训任务;(4)实施指挥、技术与管理融合式培养;(5)采用正规、正式的高等教育组织形态,主体培训任务颁发大学本科以上毕业证书;(6)专业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能够满足营级以下岗位的任职需要。

三、着力加强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内涵建设

(一) 系统深入研究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特殊内涵

军队高等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伴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发展的。军队高等教育院校既要符合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定性,又要体现军事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在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建设发展中,一直谋求实现高等教育一般属性与自身特殊属性的有机统一。军校教育的目的和价值是定向为部队供给“有用”产品,以服务部队、服务打仗、服务岗位需要为根本立足点与出发点。这就意味着军队高等教育院校与地方普通高校有着不同的定位与走向。

就当前而言,人们更多关注高等教育组织形态的共性规则,如,学科、学历、学位、学制、学分等,而对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个性特质还比较缺乏系统深入研究。把握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特殊内涵,应当依据自身任务属性和服务面向,更加深入地研讨军队高等教育院校何以存在与特别?如何坚持军事职业教育的性质?人才培养所面向的“岗位域”在哪里?如何增强与任职岗位标准的匹配度?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空间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深入理

解军事高等教育院校的本质属性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正确看待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关系

现在对待军队高等教育院校及新的院校体系类型结构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先弄清楚所有的概念、体系、定位、标准等问题,再开始建设与实践运行,否则很可能偏离方向;另一种态度是,实际存在的状态有其存在的理由,可能就是应该的状态或别无选择的状态,不必要更多分析与解读。前一种态度强调的是应然状态,后一种态度强调的是实然状态。总体上看,我军院校体系结构调整改革还处于新旧体制“过渡期”、新旧制度“转换期”,存在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关系是正常的。

事物的发展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辩证否定。军队高等教育院校“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去向何方”,必然面临着如何扬弃的现实问题,既不能完全听命于传统,又不能盲目地“跟着感觉走”,不可避免要经历应然与实然、理论和实践反复碰撞的过程。新的院校体系已对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基本职能作出明确规定,我们既要立足现有发展基础,又必须聚力新的职能使命;既继承发扬传统特色优势,又丰富发展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使对军队高等教育院校的认识与理解不断进入到更高更深的层次。

(三) 加紧制定军队高等教育院校分类建设的标准体系

军队高等教育院校数量众多、各具特色,主要军兵种都设有“高等教育院校”,又可分为“综合性研究型”“兵种专业类”等多种类型,它们固然有一些共性要求与标准,但在教育属性、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上肯定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应当根据各自服务面向的使命任务,正确理解各自的职能作用和任务界面,准确把握人才培养的起点、长远发展的基点和当前建设的重点。

军队高等教育院校实施分类建设,需要分类研究制定一整套的建设标准体系,用标准体系来保证办学职能和发展目标的实现,避免相互攀比、彼此雷同。关键是要围绕“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这些具体内涵建设,找准各自的主要差距和优势所在,把各具特色的新内涵、新定位,全面落实到新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办学模式上,贯穿渗透到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

评价等各个方面和环节,系统推动教学体系再造和教学组织形态的转变,尽快形成新质办学育人能力。

参考文献:

- [1] 王士彬,安普忠,褚振江.习近平在视察国防大学时强调:围绕实现强军目标推进军队院校改革创新,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N].解放军报,2016-03-24(1).

2016-03-24(1).

- [2] 潘懋元,董立平.关于高等学校分类、定位、特色发展的探讨[J].教育研究,2009(2):33-38.
- [3] 潘懋元,吴玫.高等学校分类与定位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3):5-9.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9.

(责任编辑:胡志刚)

(上接第10页)

将遵循指标体系应用的注意事项,尝试将其运用于实践中,以期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 [1] Julio Gonzalez-Diaz, Ruud Hendrickx, Edwin Lohmam. Paired comparisons analysis: an axiomatic approach to ranking method[J].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2013(2):455-462.
- [2] Murat Perit Cakir, Cengiz Acarturk, Oguzhan Alashit, etc.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lobal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ranking systems[J]. Scientometric,2015(3):813-848.
- [3] Ingo Stolz, Darwin D Hendel, Aaron S. Horn. Ranking of rankings: benchmarking twenty - five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 systems in Europhobe [J]. Higher Education, 2010(5):507-528.
- [4] 马小霞.美英日本科教学评估指标比较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13-14.
- [5] 徐颖科.中国高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比较与启示[J].未来与发展,2017(5):43-50.
- [6] 殷晶晶.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路径探究——基于世界大学排名分析[J].江苏高教,2017(5):25-28.

- [7] 刘召鑫,韩菲尹.系统与整合:中外高等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J].重庆高教研究,2014(5):88-95.
- [8] Rebeka Lukmml, Damjan Krajnc, Peter Glavic. University Ranking using research, educ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0(18):619-628.
- [9] Harris G T. Research Output in Australian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s: An Update for 1984-1988[J].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1990(12):249-259.
- [10] Beasley J E. Compar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s [J]. Omega,1990(2):171-183.
- [11] 王战军,翟亚军.中国研究型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5):5-8.
- [12] 易柱勤.基于动态平衡计分卡的高校绩效评价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09:42-44.
- [13] 万莉.高等学校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重庆高等教育,2017(1):100-107.
- [14] 潘健,宗晓华.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大学科研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5):101-110.

(责任编辑:王新峰)